



书坊周刊·书香

新书秀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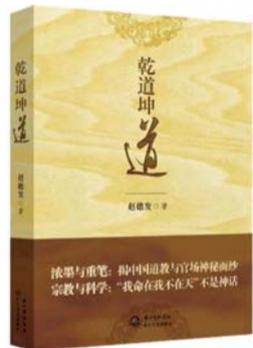
赵德发：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近日，山东作家赵德发历时4年完成的道文化小说《乾道坤道》出版，这是继赵德发儒文化小说《君子梦》、佛教文化小说《双手合十》之后第三部宗教姊妹篇。《乾道坤道》作品刻画了一个当代道士群体，表现了中国道教在今天的际遇与嬗变，当然作为小说它又非常饱满、可读。日前，记者采访了赵德发，请其详细解读这部小说的成书、经典人物以及他的创作规划。



▲ 赵德发近照



《乾道坤道》
赵德发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
2012年9月出版

作家简介

赵德发，山东省莒南县人，曾当过教师、机关干部，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日照市文联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。自1980年开始创作，主要长篇有“农民三部曲”《缠缠与决绝》、《天理暨人欲》、《青烟或白雾》和宗教文化姊妹篇《双手合十》、《乾道坤道》。

2 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

齐鲁晚报：道教的神奇之处在书的一开头就有出现，书中人物应高虚表演时心电图是成直线的。石高静在琼顶山希夷台修炼的过程中，您通过对他遭遇的描述，将道教的天人合一、神奇感写得淋漓尽致。

赵德发：测心电图测出直线，这是我在采访中听说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南方有一位老道士当众做过这种表演。南怀瑾先生在他的《我说〈参同契〉》一书中也讲到，修炼到一定程度，可以人为地控制自己，做到“气住脉停”。

天人合一，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理念，被道家格外推崇。息影山林，放旷逍遥，天地与我同在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是许多出家人追求的境界。所以，我写石道长希夷台闭关，就要极力营造那个境界，渲染那种氛围。在百家学说中，道家最为浪漫，道士生活更具浪漫色彩。我写《乾道坤道》，当然要虚实并举，不能过于“客观”，不能全部采用写实手法。

齐鲁晚报：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被认为是您这部小说的主题，也是石高静生命过程的概括。为什么要重新强调这么简单的道理？

赵德发：中国有句古话：“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”遗传学问世后，也有许多人认为，人的一生，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身携带的遗传基因所决定。而在全真道士中间，一直传诵着这样一句高道名言：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。意思是，通过主动而刻苦的修炼，人是能够改变命运，实现长生久视的。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对于我们的养生保健，甚至是事业的完成，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。

3 写人生、写人心是作家的首要任务

齐鲁晚报：从《君子梦》到《双手合十》再到《乾道坤道》，您的写作是顺理成章的，但是，在中国当下儒、释、道互通却又将其通俗化进行传播的学者、作家并不多。您怎么理解儒、释、道在当下的意义？

赵德发：儒、释、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当今社会，关注传统文化很有必要，因为那里面有太多值得我们传承的好东西。抛弃了它们，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会更加喧嚣，人们的幸福感也会进一步减弱。

齐鲁晚报：提到宗教，普通人关注更多的可能是它的功利性，如风水学、命相学等，若非真正的虔诚者，很难执著于其本真的东西。您在小说中也写了卢美人这样一个道教中的实用主义者，高深的道教被庸俗化。

赵德发：宗教本来关注的是形而上的内容，但在当今中国，一些人求神拜佛，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保平安，出于功利目的。普度众生，济世利民，是宗教徒们的抱负，在实现抱负的过程中免不了要满足一些俗众的“需求”。但我认为，引导人们思考一些终极问题，扬善止恶，净化人心，这是更为重要的。

齐鲁晚报：从佛教到道教，将写作定位于传统文化的初衷是怎么来的？之前您写农村题材的作品，从写自己熟悉的土地转变为写一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宗教题材小说，您的心理首先要经历怎样的转变？

赵德发：《君子梦》一书，是“农民三部曲”的第二部，主题是农民与道德，表现了儒家文化在百年农村的传承流变。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：贴近中国文化之根去写。但是，那时并没想到要写宗教，是完成了“农民三部曲”，才有了写当代汉传佛教的念头。之后陆续写了《双手合十》《乾道坤道》。写这两部书的时候，“让写作贴近中国文化之根”的意识更加明晰。

从写农村到写宗教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，这是从经验之内的写作走向了经验之外的写作。要通过读书去掌握佛家与道家学说，通过采访去了解家人的宗教生活。最重要的，还是要在“情怀”二字上下功夫。你可以不认同教徒们的信仰，但是你一定要具备宗教文化中那种特有的悲悯情怀。你要充分认识人世间的苦难，思考人类的问题与出路，让作品释放出善意与良知，让读者感受到心灵上的抚慰。农村题材和宗教题材，这两个领域看似不相关，但还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。这个一致性，就是对人的关注。写人生、写人心，是作家的首要任务。

4 弃官从文，走了一步人生险棋

齐鲁晚报：深深为您对文学的执著所感动，鲁迅弃医从文，您当年是弃官从文，真正走向文学之路才不再焦虑人生。您已年过半百，现在怎么回头看您当时立志从文的选择？

赵德发：我怎么能跟鲁迅相比。我是弃官从文，但我那个官连个芝麻官都算不上。不过，在家乡父老眼里，一个没上几天学的庄户孩子，30岁就干到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，是很有“前途”的。但那时我已经迷上了写作，不可救药，觉得今生今世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当作家。所以，两年后山东大学开设作家班，我就不顾亲友们的强烈反对毅然报考，从此开始了追梦的路程。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二十多年，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抉择，依然不悔。非但不悔，还庆幸自己能够走出人生的那一步险棋。来世上匆匆一遭，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快乐。当然，我也有痛苦，那是在我眼高手低、笔力不逮的时候；在我盘点作品，发觉精品太少、次品太多的时候。好在，我虽然年近花甲，但是似乎还能写下去，余生中继续努力吧。

人类文明转型的科学论著

文 / 殷学敏

姜春云同志主编的专著《拯救地球生态圈——论人类文明转型》，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。在此之前，笔者作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、编审委员会成员之一，接到了征求意见的“样书”，先睹为快，闭门品读，触景生情，仅从科学性、知识性、世界性三个方面做浅显解读。

整部著作贯穿了科学发展观，饱含科学性。这是一部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，探索如何走出当今全球环境危机困境、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并取得创新性、突破性成果的科学论著。专著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通过解析地球生物圈演化、人类文明演进，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和当今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，认定并明确提出“人类文明转型——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”是破解环境危机、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。“转型生态文明”这一全书核心思想的创新性提出，站在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高度，回答了当今环境危机困境如何破解的难题，道出了走出环境危机困扰的路径和前景，并在专著“策论”部分，提出了系统、具体、可行的对策。

姜春云同志在撰稿组成员研讨会上一再强调：课题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、人与自然和谐和“可持续发展”为指导，本着“成绩讲够、问题讲透”的原则，以务实、辩证的科学态度评价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状况、情势及根源，紧紧围绕“人类文明转型”这个主题展开。翻阅原著，全部内容共分15篇，三个部分：前言和第一篇，为人类文明转型的总论；第2—4篇，为宇宙和地球自然演化史论；第5—15篇，则为拯救地球生物圈——论人类文明转型的策论。著作中除了旁征博引大量国内外权威数据和科学论据，还归纳采用了数百个案例，很多理念、论点、典故、事件和科学分析鲜为人知，如人类文明的演化，解读地球生物圈，自然生态支撑的十大体系，破解“生态足迹”危机的对策，转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，论自然生态休养生息，人口增长和地球生物圈破损，科学技术在文明转型中的特殊使命，道德、法制在环境保护中的利器作用和科学考评的“杠杆”作用等篇章，阅读起来让人深感“立意高远、理念新颖、资料翔实、论述深邃、科学严谨”。拯救地球生物圈是全人类的呼唤，人类文明转型是科学发展、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。这是作者的主旨和本书的灵魂所在。

长期以来，“保护环境”人们耳熟能详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做出了很大努力，但收效甚微，“局部好转、整体恶化的局面依然如故”。对此，国际上500多个生态环保组织都在密切关注和积极寻求答案。

面对当今全球生态退化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势，为防止和杜绝生物圈断裂、人类生存发展陷入绝境，专著提出，世界各国和所有地球村的村民，务必在保护和拯救绿色家园的伟业中，以应有的紧迫感、使命感，积极行动起来，加强合作、协作，步调一致地作出应有的贡献。该书第十五篇，寄希望于全球通力合作，对根治危机五个重点合作领域作了透彻的论述，并对国际合作提出了若干建议。

“这是中国向全人类发出的文明转型‘宣言’，是一部拯救地球生物圈的科学著作。它标志着，中国生态文明的研究和探索，已跨入世界行列。我国在‘十二五’期间的环保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，我国有实力和条件与国际社会联手合作，让人类走向崭新的文明。”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这样评价这部著作的意义。